

中国 画 文 库

画里画外

刘二刚 /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美术出版社



刘二刚

笔名二刚。1947年生于江苏镇江。

现为南京书画院专业画家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出版有《二十世纪下半叶·新文人画——刘二刚》《无闷集》《庙亭山随笔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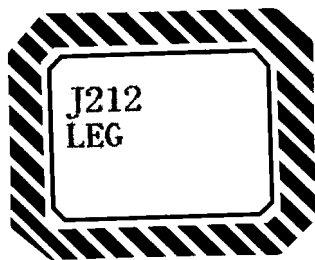


设计制作
二月书坊

中国画文库

画里画外

刘二刚 /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里画外 / 刘二刚著.

—成都: 四川美术出版社, 2006.10

(中国画文库)

ISBN 7-5410-3104-6

I. 画… II. 刘… III. 中国画—研究 IV. J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2087 号

中国画文库

画里画外

策 划 怀 一

责任编辑 李咏玫 张修竹

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

图文编辑 李玉明 陈旭

责任校对 培贵 倪瑶 张高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成都三洞桥路 12 号 610031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45 毫米×21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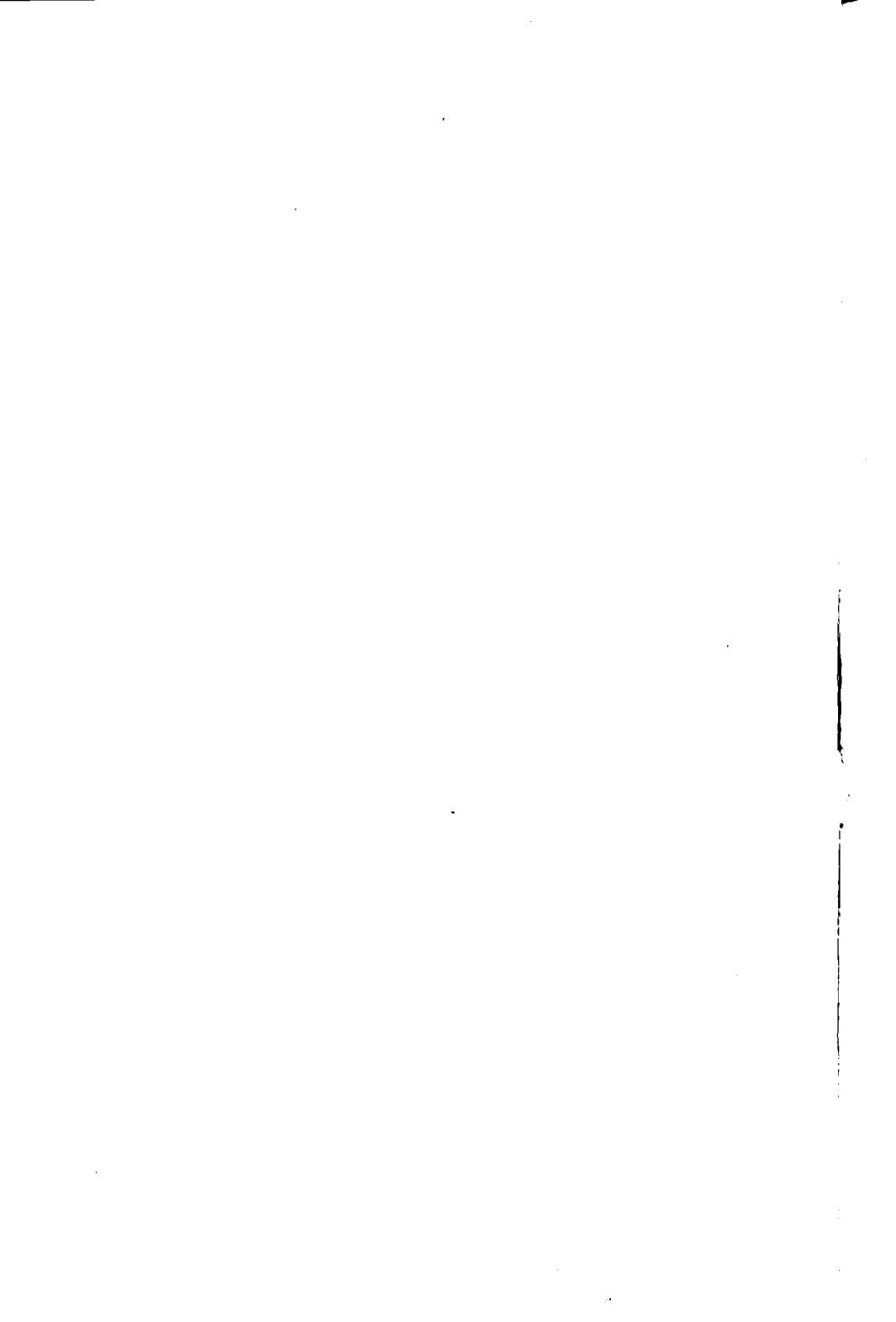
图 片 40 幅

字 数 100 千

书 号 ISBN 7-5410-3104-6 / J·2209

定 价 35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

目次

- 回头看看(代序)/006
- “我”在何处/015
- 午梦斋画语拾零/019
- 莫忘题画/035
- 题画跋语/042
- 画外谈书(一)/077
- 画外谈书(二)/082
- 学书杂谈/086
- 新文人画还有没有戏/089
- 云烟供养/096
- 一梦超人图/099
- 想到图章/102
- 逢场作戏/105
- 送画的苦心/109
- 画人合作/112
- 我的画室/115
- 我题斋名/118
- 一日挥毫/122
- 变法/125
- 画瓷散记/133
- 关于《积玉桥残刻》/142
- 砚边杂记/147
- 什么书体/164
- 画《唐诗一百首》/166
- 且说画市繁荣/169
- 另一“游戏规则”/173
- 生前死后的名/176
- 难忘那时/179
- 我画《笑林广记》/182
- 按图索骥/186
- 变味的笔会/189
- 说构图/192
- 说造型/194
- 说毛笔/197
- 说墨色/199
- 录梦枕/202
- 致梦先生书/205
- 乙酉岁初打油十首/210
- 附录/211
- 刘二刚国画小品展
座谈会纪要/212
- 刘二刚书画邀请展
座谈会纪要/225
- 刘二刚访谈录/240

回头看看(代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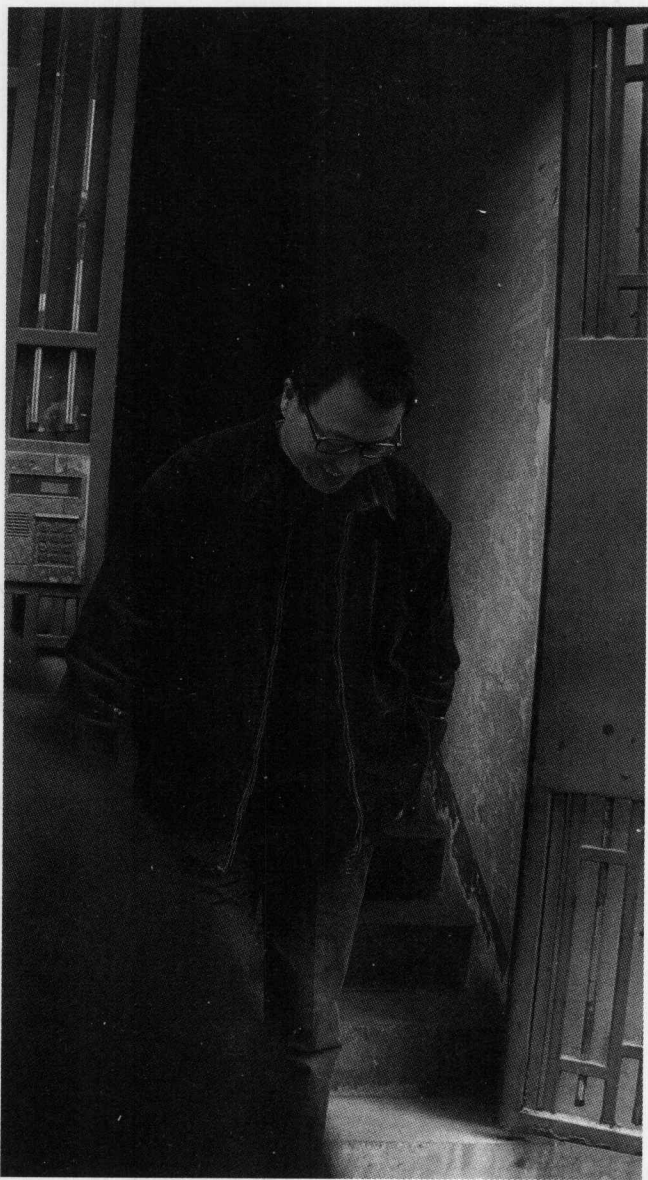
画画累了，便得歇歇，画不下去时，不妨回头看看。

看看别人，也看看自己。

今天是我 59 岁生日，翻出箱子杂七杂八的书画想整理一下，有完成的，有未完成的，头绪太多，又塞进去了。

灯下静静的，过去一幕一幕地过去，有点苦涩，也有点得意。人有时是会有点阿 Q 精神的。我下意识地问起自己怎么不干别的，偏偏吃上了画画的这碗饭，如今看来，可谓“比上大不足，比下大有余。”认了。许多时候，人与人是不好比的，俗话说：人比人，气死人。我也有过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但不知是什么引力，到时总有台阶让我峰回路转。

那天江苏一个拍电视的策划人问我，你忌讳你的学历



刘二刚在东瓜圃桥寓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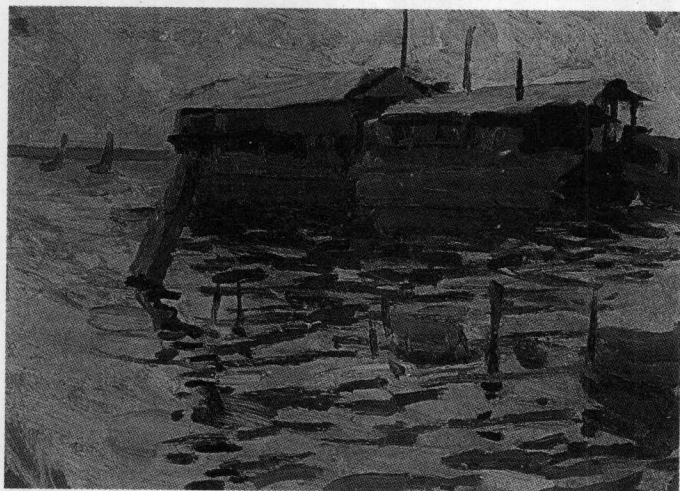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七十年代二刚在农村写生

吗？我说，实话实说吗？“小学没毕业。”这在我的同年人当中是很少很少的了。他问我，怎么恰恰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文人画的路？我说：“自找苦头吃。”其实是个兴趣二字。我用“兴趣”种下了文人画的种子，日久浇水，呵护，几十年时间，长出了我的新文人画，也算是因果吧。其中酸、甜、苦、辣也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当画得不足时，就写点东西，不为别的，也是兴趣。

齐白石真是大聪明，他画过一张《人骂我，我也骂人》，不知是什么事恼怒了先生。像他这样“老土”的画家，到了大城市，遭的白眼肯定不少，他的本事是用画来说话。

我也这样试过，心情好时就画些愉快的画，心情不好时就画些心情不好的画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画过一批构图满而黑的山水，山石都有棱角，树木古怪，用笔生硬，一看就有一种沉重压抑感。我也跑了不少地方，我喜欢一个人去，那时倒也安全。龙门、秦岭、三峡一趟只需花二百多元。面对苍天大地，高山流水，我独坐在那里遥思遐想，有诗为记：“千岫拥红日，相看迟不还，须臾抛我去，剩我太孤单。”又：“天幕敛余照，五指俱不分，江山如墨黑，唯仗一禅灯。”每出门归来，我都有不少速写和笔记，但临池作画时，却又不看速写，一看反受限制，古人说，要“胸中自有丘壑”是有道理的。因为眼力和足力毕竟有限，还须有迁想妙得的功夫。《庄子》一书对我帮助很大。我画过一阵大石头，也找到了一点方法，我想，《芥子园画谱》里有那么多皴法，我难道不能也创新皴法吗？现在想来，信念很重要，信念是兴趣的升华，我把信念埋在心中，我想我的画会变得明亮起来的。画画的最大快乐，就是心手相应，最痛苦的是心手不相应。后来，我的画确是明亮了起来，笔墨也渐渐地圆润，这主要是心的变化，由“人骂我也骂人”转而为“退一步海阔天空。”日复一日，我在心与手之间消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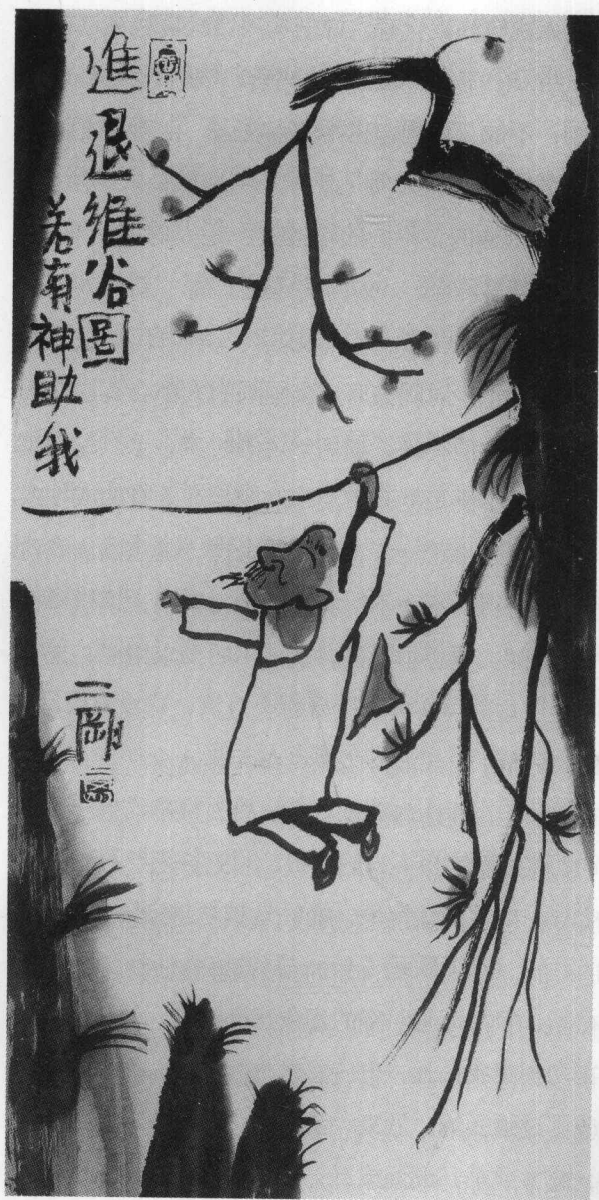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兴趣是十几岁的事，那时兴趣很多，又是油画，又是连环画、漫画，甚至木刻，最终因调进国画院，国画占了上风，书法也就离不掉了。我高兴临摩的多是汉魏变



刘二刚 油画风景写生 1969
刘二刚 油画风景写生 1969

革时期的摩崖碑刻，线条粗犷，无形中给我的写意画壮了胆，搬过几次家，那些经手双勾的碑帖都舍不得丢。不知糟塌了多少纸头，后来终于敢在画上写字了。书画同源还是不同源，我不去争论，书法界很热闹，没必要涉猎。我只觉得汉字演变很有意思，翻翻《六书通》《说文解字》便产生中国文化的自豪感，进而喜欢起了中国文学和哲学。在我的画面表达尚不尽兴时便想题句，想多寄托一点意思，起初是自娱，后来又想娱人。娱人谈何容易，众口难调，我只是一厢情愿，想把我的画让人看懂，雅俗共赏，而讨厌洁屈散牙，故作高深，自欺欺人。后来到了市场化时代，娱人二字便不那么单纯了，价值都是以钱来衡量的。钱是个好东西，钱又是个坏东西，它可以令人俗，让你俗到忘记了兴趣。娱人一颠倒便被人娱了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以前我尊重的媒体，刊物却被我厌烦和不可信，我没有时间与他们周全，我有许多自己的功课还未去做。

读《增广》“宜未雨而绸缪，勿临渴而掘井。”便想要找到一种到老时也能画得下去的画法，即使眼花走不动路时，也能把意思、心境表达出来，最好是越画越来神。我喜欢上了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《十洲记》的海外仙山，《镜花缘》的君子之国，那种跨越时空的想象正合我意，这时，年轻时的现实功利离我日远，老庄思想与我日近，尘间是非得失渐渐成了过眼云烟，后来，我的画上不知不觉都有了个老头子，或大或小，或远或近，也不成比例。有人说像画



刘二刚 进退维谷图 1999

的神仙，有人说像高士，有人说是凡人。我喜欢在这些人的背后加一些云山流水，或者花卉禽鱼，按画的种类分科，不像山水画，不像花鸟画，也不像人物画，自新文人画一词出现后，我常自问，如何是新？人与自然，人与生命，古今人情都是相通的，不同的是社会，是人的审美观念。我在寻找我的笔墨语言。1997年我写过一篇“新文人画答问”曰：新，就是新思维；文，即文彩；人，即人品；画，即形式感。这要不少时间去磨炼。画画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：年轻时激情特兴，画到一定的时候，怎么越画越难了呢？能知道不满足就有希望，问题是在既有的成熟或者成就面前，要想再跨一步，势必要舍掉一些东西。我对自己说：舍得舍得，不舍不得。人的精力有限，样样事情都得想，哪能呢。要想画下去，就得不断反求诸己，要熟中求生。“生”里面会有一股生命的活力。

我在十多年前有一首学画诗：“终年坐断小乘工，画法如何破鸿蒙？圈里圈外才跳出，回头依旧在圈中，”是说想变的一种尴尬，传统也好，现代也罢，仅在形式上翻跟斗，翻了十万八千里，还是在如来佛的手心中，形式只是手段，达意才是目的。有人问我：你的画风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我也说不清，孔子说：三十而立，立字加个人旁，是位字，我是三十一岁找到我画画的位置的。我画过一张画，题道：“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各得其趣。”又谈到“趣”，是的，各人的趣不同，画的格调就不同。老婆常笑我整天把房门

关着忙什么事，我哪是一直在忙呢？趣也不是时时都有的，我有时是在发呆：时光如流，我小时所崇拜的齐白石、傅抱石、李可染、林风眠、丰子恺、潘天寿等一批大家都先后作古了。再想想古人，他们的作品还在我们的脑子里盘旋，而我们多么浮躁。在今天这个奖牌头衔贬值的年代，将来有哪些画能给人留下印象呢？哲学家说，这是个重科学的时代，文艺上不可能出现大家人物，现在只是准备阶段。听来有些悲观，这或许不是我所烦的事，人家早把我列在了“主流”之外，我也落得个自由自在。那时候，想自由不得自由，现在有了自由又何必自缚呢。艺术上的事是很难说的，大浪淘沙，渊澄取映，我知历史不会因为你曾吃过什么苦而同情你的画，也不会因为你有什么头衔地位而给你的画加分。画就是画，应当是人以画显，而不是画以人显。

有时，我会幽自己一默，生活太优裕，往往画不出好东西，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意志的懈怠。听说美国人做过一次试验，把一只青蛙冷不防放进煮开的油锅里，它居然拼尽全力弹跳出来，后又把这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，慢慢用炭火加温，等到危险临近时，它一点爆发力也没有了。这事对现在生活条件已优裕了的人是有启发的。尤其像我这个已近 60 岁还想画下去的人。

2006 年 7 月于南京